



市別特津天
館書圖立市
章之書藏



明忠正書道

吳先生鑒

光緒丁酉冬月
湘南書局開雕



史忠正公集目錄

卷首上

諭賜專諡文

賜諡諭旨

欽定勝朝殉節錄本傳

御製書事

御製題像詩

臣勅

韻八首

御批通鑑輯覽

附攝政王致史督師

卷一

奏疏 共二十四道

卷二 中

書 共十九首 附書一首 附跋一首

卷三

史忠正公集目錄

家書 共十四首

附傳一首 遺書五首 遺筆一首

卷四

雜著 檄一道 祭文二篇 啓一首 序一篇 詩五首 制藝二篇

卷末 下

附錄 本傳一篇 刻傳四篇 公懇留疏一道 生祠記 一篇 公留碑呈一道 功德記一篇 書殉事一 首 偶談一首 逸事一首 墓祠記一篇 像 贊跋四首 各體題詩四十九首 官祭文一道

家祭文三篇 遺集序跋四篇

史忠正公集卷首

江南揚州府甘泉縣學生員 臣 史開純恭錄

賜諡諭旨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

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臨宗 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

人

特恩賜諡仰見

史忠正公集 卷首

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徧

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

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

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譽譔抵

觸僉王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

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戮視死如

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命以明順逆而事後平

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而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

心亦并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女唐桂二王并且流離

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姑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并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概及亦當合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濟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史忠止公集

卷首

二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獮薶然跡其冒鎬撓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闔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闖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醜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

輩之存生長死詭託縉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揜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衷一貶褒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瘡所有應諡諸人并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諡號其如何分別定諡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并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文忠正公集

卷首

三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節錄本傳

史可法大興籍祥符人崇禎初進士由推官入戶部至郎中出任守道巡道監軍江北屢擊敗流賊馬守應羅汝才李自成等於桐城潛山滁州廬州遷安慶巡撫提督軍務連敗賊英山六合丁憂服闋起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兼僉都御史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潛南河釐漕政擢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奏行更新久弛武備八事聞李自成陷北京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遇鳳陽總督馬士英等發兵迎福王由崧於淮安衆推可法輔政南京士英旋入閣改可法武英殿大學士兵

部尙書督師淮揚追叙江左戰功加秩至太傅兼太子太師
李自成爲我

盛京兵擊敗西竄可法疏請分責江北鎮帥經理山東河南自
簡精銳直指秦關扼流賊歸路士英斬餉不發諸鎮逡巡自
相攻奪可法受王令驅除講解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楚
冬不裘寢不解衣素善飲酒在軍中絕飲除遣文牒至夜
半倦索酒無役可佐取鹽鼓下之嘗言今非昔比舍籌兵籌
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每繕疏聲淚俱下入援抵燕
子磯合救盱眙乃趨天長聞泗州援軍覆沒急返揚州檄徵
各鎮兵無一至者率在城文武登陴禦戰以舊城西門險要
自守之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四

盛京兵用大礮擊城西北隅遂克城作書寄母妻自刎不殊
參將擁出小東門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執就刃死時
本朝順治二年四月

明史
有傳

卷首

論盛京兵用大礮擊城西北隅遂克城作書寄母妻自刎不殊

參將擁出小東門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執就刃死時

本朝順治二年四月

論盛京兵用大礮擊城西北隅遂克城作書寄母妻自刎不殊

勅賜專謚文

孝

天承運

皇帝制曰取義成仁式著艱貞之烈易名表行爰昭獎卹之公
眷致命之可風曩跡未湮於異代期扶綱之攸賴休稱允協
於千秋爾故明督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
砥行能堅秉誠克裕遭時坎坷恆仗節以無撓殉義從容竟
捐生而不悔朕覽披信史軫念忠徽予褒顯於崇祠用隆秩
祀示表章於往籍載錫嘉名象厥生平諡爲忠正於戲溯流

史忠正公集

卷首

五

芳於頑廉懦立節或重於泰山彰定論於世遠風微榮更逾
於華袞幽光特闡鑒當年皎日之心正氣感伸勵萬古疾風
之節欽茲茂典慰爾英靈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水張

志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
文非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
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
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
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
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
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
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六

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
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
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
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
可法書語初無諾諛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
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也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
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并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儼之文
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
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御製題像詩

註案卷端有御題襄忠魂四字

紀文曾識一篇篤予謚仍留兩字芳

乙未冬命大學士九卿等核勝國殉節諸臣事

實定議予謚可法得諡忠正

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像斯觀

矣蹟斯撫月與霽而風與光并命復書畫卷內千秋忠蹟表

維揚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畫像并其家書裝卷呈進乞

書御製書事文因成是什題卷首而向所製書事一篇及

可法復書則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卷內即以此卷郵發

兩淮鹽政置梅花嶺可法祠中并聽募鐫祠壁以垂久遠

史忠正公集

卷首

乾隆丁酉仲夏御筆

奉

勅恭和

御製元韻

遺像留傳殊鶴化忠魂來往與梅芳

可法死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揚州郭

外之梅花嶺見明史本傳

前身何必定信國

史載可法母夢文天祥而御製文斥其附會

內患那堪甚李綱

可法內扼於馬阮猶李綱之沮於汪黃

庸闇并不及宋高宗可法遭之尤為不幸也

附卷一書

天地量易名兩字日星光

臣于敏中

七

聖人有作敦人極

臣

與榮焉載筆揚

臣敏中奉

勅敬書

御製書事文於卷內與有榮

幸

臣梁國治

披圖對影風還凜

奏御邀

題蹟愈芳

天與忠魂旌七字人留正氣在三綱梅花祠古衣冠冷江水瀾澄

日月光有

詔和詩兼刻壁

小臣

何以奉賡揚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八

臣沈初

一載小朝猶草勁百年遺廟有椒芳狼烽夕照城空守燕
子春燈政不綱餘閨尙難儕是崑中興無望繼高光易名

題像因

垂教匪僅

褒施毅魄揚

臣彭元瑞

鬚眉正氣遺圖黯涕泪家書淡墨芳留豹

文超六一記

遺像得荷

天題光昭萬古歐陽

獲麟

修爲王彥章作畫像記不足言矣

筆壓紫陽綱

御批通鑑輯覽分紀福王萬世特筆直快春秋矧紫陽儼經乎臣與修明紀綱目常深悅服

縑入市偶然得

褒翰從

天與有光

臣奏對次恭懇御題獲邀恩允

遙識梅花嶺祠外江聲無復舊波

揚

臣董誥

存書

錫謚曾褒烈

灑翰

史忠正公集

卷首

九

吟題再闡芳用教為臣與為子

特標之紀更之綱已無骨共梅爭冷但有心將日并光

天與孤忠千古在漫傳仙處浪稱揚

見卷中跋語

臣劉墉

成仁取義當時凜斷楮殘煤異代芳獨力自甘支敗局偏

安誰共整頽綱衣冠藏處風煙古面貌傳來縑素光勝國

孤忠宜領袖特膺

天筆賜褒揚

臣金士松

青燐骨化隨殘局遺像猶留百世芳亮節堪教臣作鑒

天題直與史爲綱

附書錫謚誠無忝國信家言兩有光遙想靈祠風颯爽大荒披髮

尙飛揚

臣陳孝泳

展卷孤忠遺貌在

褒題

天筆爲留芳半生報國支殘局一死成仁見大綱人但衣冠書不

滅名因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十

日月諡彌光靈祠想像梅花外江表清風萬古揚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諭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畫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
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并命大學士于敏中
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
篋貯著發交寅著令將此卷弄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
并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永遠至此卷
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護守勿使稍致污損
將此傳諭寅著知之欽此

甲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夏四月明兵部尙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

崧監國於南京

大明福王以史可法高竑圖差曰虜王鐸並爲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五月明福王稱帝於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

入閣辦事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十一

九月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冬十一月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乙酉順治二年明福王由崧
宏光元年夏四月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尙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予向在潘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子勸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

入忠正公集 卷首

十二

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儼秋高氣爽逆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八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
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
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
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魯特中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
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節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儼釋彼重
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
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
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十二

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
負

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
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
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
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
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
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

諸君子何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十四

宣意

諸君子何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諸君子何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諸君子何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史忠正公遺像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十五

恭候

太

楊

夫人為安此兵于十百圍

揚城至今尚未改打

然人心已去救於不來

法早晚必死不知

夫人肯隨我去否此世

界生心無差不错早

訣斷也

太苦惱須絕

四大亦

大弟即三奇大家恒長恒

見好及隨他罷了書

至此肝腸寸斷矣

四月廿一日法寫

史忠正公集

卷首

廿六

史忠正公集卷首終

史忠正公集卷一

奏疏
水災與濟運
請濬河濟運疏

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帮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為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褻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為害即以國朝言之洪武二

史忠正公集卷一

奏疏

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穎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崇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歷十五年決於單縣之黃涸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即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

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
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
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椿
石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求椿石之需不容時
刻緩者也况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往誰能挽之自
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
新運北上盡爲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
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
勅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望重之臣
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免震驚漕無昏墊之
災矣

祭二陵畢上疏

陛下踐祚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
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
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
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覲危亡早朝
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
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二

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請定京營制疏

江北四藩旣設長江水卒復增門戶之防此爲最要次之則都城矣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參贊各銜蓋謂至尊在北諸臣留守南都特假隆稱以示重要恭遇殿下郊鄒鍾祥豐鎬奠鼎萬畿守備無不仰稟廟謨臣等何所容其參贊則舊帶守備參贊各銜皆當裁去惟照北都之例改設團營卽以大教場小教場神機三營倣五軍神樞機三營之意每營練兵一萬以副參遊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

都四員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其本營兵額不敷聽於別營選奏如再不足則另募補充此皆戰兵也此外則立巡捕營用兵六千名以兩參遊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所以防內奸也此外則併神威振武爲一營用兵五千名以兩副總參分領以一勳臣總領之所以護陵寢也此外則照北兵部例設中軍一員兵三千名爲部標營以副將一員領之所以示居重也兵制定而統之不可無重臣應照京營例設總督勳臣一員協理樞臣一員各兵除防江者另屬操臣禁律另算及護陵者另屬勳臣外其餘凡係京營之兵悉歸統轄庶人心一號令明以戰以守截

然不亂矣此整飭京營之大概也至於中前等五府每府向止
簽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應照北例各府用簽書勳臣一員提
督五員在外其侍直大漢紅盔叉刀圍子手以及錦衣鑾輿等
司應用軍校爲數甚多此時律軍俱入伍操防不便多掣權擬
招選大漢將軍三百員紅盔叉刀圍子手三千員加以原有皇
城直軍可足五千之數其簡選精壯加給月糧務令實堪拱護
之用以勳戚一員領之錦衣衛旗校酌設八百員其領之者用
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字樣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南北
兩鎮撫司官不必備所以杜告密收人心省繁費也臣所議備
都城者如此

議設四藩疏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卽弱如六朝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
閒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
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
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
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
聽其行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卽屬其分界之內廬城踞江稍遠
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四

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請頒勅印給軍需疏

江北軍民不安洵洵告急臣奉命督師卽當啟行今請速頒勅印以便行事又各項軍器所需不貲臣在南都造過紅彝滅賊等大砲及烏銃三眼鎗腰刀等件不下數千皆發各營見在操練今置造無及需用難緩不得不於內庫所備暫借應用伏乞於兵仗局發明銅甲葉多則一千副少則五六百副於供應機房發駁回雜色緞一百疋并內厰前買解京白布二三千疋爲釘甲表裏及棉甲等用於兵仗局戍守等庫發舊倭刃三五千把爲馬上精兵之用發皮團牌二千面爲守城及船上選鋒遮洋之用於各營取原發紅彝砲五千位滅賊砲五十位原領內庫銅鍋三百口再將戶部員外丁煜買到紅銅發一萬觔爲打造鑼鍋之用此應用軍需不容缺少諸鎮兵集江北臣到彼便須給發錢糧除准揚之銀聽臣察取泊河湖之米聽行收貯應用此外尙須二三十萬金攜帶前行容臣於江上迎催解北之銀願明留用用完奏銷此應用錢糧不容缺少者也統祈聖

俞允行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五

先帝本堯舜之資遇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
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二語真
切中膏肓今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方新卽臥薪嘗
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聞之
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
國武臣豈盡矢忠纍纍降賊者甯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
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青永
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
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
姓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齒冢臣慎
言復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解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
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
耶臣辦寇不遑分不應談內事但朝端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
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
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欹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乞下撫臣黃家瑞道臣馬鳴騷處分疏

題爲悍民慘殺無辜鄉紳等事鎮臣高傑率兵南下揚人實未
預知初至不無騷擾及鎮臣旣到取犯兵斬之以徇日不下十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六

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
騷一味徇聽城中百姓日於河邊草隙取零兵殺之因是結
釁愈深竟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之心無
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同播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位次
深戈而羣殺之至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於道臣始則
乖張後復畏縮今且避往秦州矣罵兵殺兵以爲愛民而不知
是所以害之也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勅下處分以諭三軍以
諭百姓一面察其首惡立重創之庶綱紀不至盡壞謹題

報高兵移屯瓜州疏

奏疏

七

史忠正公集

卷一

鎮臣高傑兵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既有罅隙則向
後不無提防嚴令驅之不能也臣前渡江欲了此事卽討賊西
行不意兵民扞格不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
遂造爲不根之言如鎮臣黃得功到儀真安插家眷或謂高曰
此乃與爾兵爲難者於是高兵移野以待及臣至或又謂高曰
此來非真心特爲爾至此兵疑臣將疑臣卽傑亦疑臣臣惟處
之以坦待之以誠數日閒傑亦諒臣心事矣臣昨與鎮臣議無
以家口之故致兵民水火誤練兵勦賊之事將傑兵移駐瓜洲
瓜卽江都縣轄距揚四千里有城有水資給日用較揚更便惟

時爲鎮臣劉澤清標下官兵未去俟澤清赴淮即可移駐并議
傑標下副將李成棟一旅目前暫駐六合黃得功汛地隨當移
駐盱泗計隨至瓜者不過十分之六七耳安頓既妥卽選銳北
行傑在瓜臣在揚調停兵民猜嫌可盡釋矣

請頒詔勅定人心疏

臣在淮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艱危忽聞
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遼帥吳三桂殺賊數萬闖賊西奔或
云唐通內應闖已授首據撫臣黃永瑞送臣一報謂有武弁子
劉崇帥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吳帥入城驅勦闖逆

史忠正公集

奏疏

八

已經發牌南來而舊輔謝陞於德州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青
州諸紳遺臣一札內云四月二十四日吳鎮大敗賊兵於一片
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財賁於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訖青州紳士
軍民殺其僞將軍僞道僞府其餘相繼殺僞官者十處諸君子
速立新天子號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
覺舉手加額爲宗社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便同異域陛下
進膺大寶正位舊都山東北直尙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
棄前功卽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伏乞陛下卽諭該部院選
廷臣有才望者實監國卽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罪二勅直抵

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通知庶人心有歸掃三秦之餘孽在指
開矣

請遣北使疏

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卽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
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
從傍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
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
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云假之以破賊或云借之以成功音
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甯前旣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九

時畿輔閒心不爲我所有但旣能殺賊卽爲我復讐予以義名
因其順勢先國讐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
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敵兵聞已南來鹵寇又將東突未
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勅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
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
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旣示我弱益見敵強不益歎中國
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勅兵部卽定應遣之官某文
某武是何稱謂速行覈議應用銀幣速行置辦并隨行官役若

干應給靡費若干一并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庶歛出不爲無名

而滅寇端在此舉矣

請進取疏

奏爲恢復固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畫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旣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帝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搆勾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瞻薪臣構桑土斯謂辛苦耳而况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興思及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柰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上難圖將見故壘日委

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
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啟運之時亟圖報讐雪恥之舉獎率
諸臣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兇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
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
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必令人
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其究也志倦
垂成以荒湛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
中外臣民倡也不然皇上旣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麴蘖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一

沈湎事業或隳於夢醉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
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闌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
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士於上馬謂黃
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
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讐何
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
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者制
外而今則獻徭交熾兩川危於累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
矣北有旣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

安尤大言之也興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鬪南牧未逞綱繆未雨惟此闕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鷸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論人才疏

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皆因名心重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俟用倏更有同兒戲卽偶出持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一

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卽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曾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於亂蓋由此耳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讐刻刻天諸臣之魂夢除御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御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撫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誤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實爲國家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讐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卽草野書生少明君臣大義覆晉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有空言有濟乞勅廷臣將在朝

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卽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卽用爲
治餉其治兵者或爲危疆督撫或爲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爲
戶工堂屬或爲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小就而
後懸破格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
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請行徵辟保舉疏

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偏安計也欲養成氣力恢復神京澄
清關陝以歸全盛耳特慮兵戈擾攘不復有百姓無百姓何利
有疆土故擇吏不緩擇將而救亂莫先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三

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今日是也前北都未陷
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
決有炎涼無不營避而兵荒殘破之地卒授之庸人况今已陷
之殘疆另圖恢復安民禦寇萬苦萬難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
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不少安能復填西北使無
致嘆於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
瑣故捷足蠅營眞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必
眞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臣意宜倣保舉法通行直省
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果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

資格各舉一人送京資以路費赴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升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不舉該科指叅其有懷才自赴軍前者驗其真才一體錄用有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卽桑梓亦可權宜徑用乞勅部議行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獨非人臣耶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四

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鑕未加亦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重處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准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至於東兵助戰義重復讐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合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卽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尙迺迨不但在南者姑寬卽

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垢之人爲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亦情理之所必至也

請出師討賊疏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密請恢復遠略激勵同讐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五

詘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難圖水則廣調麗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北廷一似君父之讐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尙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卽卑宮菲食嘗膽卧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沈舟尙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

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薪之時臣願
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替御輕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
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人歡聲
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
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
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
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讐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
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
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六

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願可漠置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有
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
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
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
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在痛切
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
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
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欵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
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嘗

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使行陣之
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
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
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
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
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卽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
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所在也
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讐振舉朝之
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
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畱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
恩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
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僞牌到碎之僞使到斬之賊
遍河上則邀擊而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白邦政等皆躑躅而
不敢前民開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長城頃又報恢
復宿遷僞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爲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七

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倅
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造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讐之氣
堅民閒死守之心東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勅下該部院將按
臣王燮優擢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
紳士民及行閒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恩旌敘庶忠
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苟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請從逆法宜從重疏

竊聞綱紀立則朝廷尊法紀張則亂臣懼頃者從逆一案陛下
遠而祖宗之恫近而君父之讐亘古希聞於今爲烈昔漢文帝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六

以盜高廟之環欲竟族之曰吾無以共承宗廟唐高宗以伐昭
陵之栢欲卽殺之曰我不殺則爲不孝視今日九廟諸陵蕩然
蹂躪其痛憤何如而大讐未獲先誅事仇之人執法將申竟多
舞法之史臣敢略陳膚見冀聖明採擇焉一議緩決夫元年停
刑此承平之繼續然若上即位失而復尊宗社危而再享則當
速誅大逆上平天應之怒下快臣民之心如唐肅宗斬奚珣等
在乾元元年宋高宗賜張邦昌死併誅王時雍等在建炎元年
卽靖康之末年如宋法則諸臣之死已緩如唐法則諸臣之死
無辭若僞防禦武愨僭命乘傳渡河問鼎尙放在中興嗣統之

後不棄於淮師就縛之時尤所得旦夕而甘心者也一議
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姑寬寸磔抑
思諸臣已無寸環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敗履殘簪堪復
寬收獄吏且諸臣之金穴積於何代搜於何人既藉先帝以肥
家又資溫飽而貰罪異日卽有閃爍窺伺皆以納贖爲萬變不
窮之長策矣昔唐室播遷乘輿無恙尙決十八人賜自盡七人
絃計六等中止決四人絞八人又贖及絞則殺者四人耳鞏楨
方允昌未獲則殺者二人耳先帝蒙難一門而諸臣逃死十九
亦何以謝闕宮之怨乎一議錄用大臣節旣虧他無足錄數月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九

而兩易其冠裳一身而三呈其顛頓前途如此後效可知乃皇
上於從賊之韓四維念其棄家來歸臣謂棄家來歸如東晉過
江避亂收卞壺庾亮等百人今倣其事以待夫秦晉燕齊家食
諸臣有受國恩而思漢去墳墓以閒關者從賊諸臣應不在此
例若從賊之棄家可用則在籍之棄家者今布滿江東當盡還
其職而且有作楚囚相對者矣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
縉彥衛孕文之督師防河時敏之開屯施鳳儀黃國琦之贊書
既任封疆各有應得之條分附諸等之末亦法之正也一議存

疑夫大逆固難妄加但聞拜首賊廷羅織殆遍錦衣策馬充斥

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枉則亦何枉若以撫拾風聞誰屬仇人之口至欲硬求對證惟呼先帝之靈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無非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擢敵則謂之呈議而若難斷鍊此特刑官鬻法之巧諸臣營脫之由耳卽如庶常盡逆已奉明旨不在疑列而魏學濂一人尙云行察定奪則猶之疑也臣謂宜先定罪而行察不可疑死而懸科也以上數條謹就前案參論而臣更有議焉一曰收漏逆昔李綱以圍城中不執節者皆欲論罪比聞賊所之摩肩紛紛拜命如吳偉業非先帝特簡者哉賊至而污敵來再屈與曹欽皆以原官而銜僞命頃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二十

又自北逃歸矣臣恐二臣而外實繁有徒乃萬口共傳六等不及非家勢庇之親朋諱之卽多金脫之門生故舊百足以營之應令諸臣各舉確知補牘入告若武臣元勳戚畹屠戮殆盡而管衛等職竟無一人與文臣同議恐無以服受罪者之心一日嚴逮治昔唐復東京獲僞官三百齊下京兆獄付李栖筠等治之而今者獄無多犯案有虛名京邸潛來黃昏幕下里門騶從白晝驕人如陳名夏之竄跡他鄉方拱乾之逍遙故土縱而不緝爲失法緝而不至爲抗命徒使詣闕來投則國人欲殺山頭相望則司寇無刑加以奉行者或求脫而委繫於家屬或姑縱

而觀望於歲時賄賂公行催促不及恐無以服受繫者之心也
伏乞陛下嚴諭諸臣搜剔遺污肅清弊案知木吏之無情而使
錢神不敢爲奸三尺定於萬年兩觀傳於一日庶叛逆誅而神
人快國憲立而忠義彰矣恭候勅下法司立賜施行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違此閔凶眞主挺
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
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憂未有恢復勝著北使言旋敵兵
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

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
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
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
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
相終卽使所用皆賢已廢卻一半况以意氣相激化成恩怨恩
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
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
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仇之計卽
使藏怨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

修嗟眦之微嫌快升沈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
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
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
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闕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
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
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
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
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
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

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帝
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仇尋鄉鄰
之鬪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之
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讐雪恥爲心簡乃車徒穀乃甲冑
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
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
出軍破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藹刎頸而定
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闕外之同心
者也然闕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

天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
之尤望深思痛惜大渙綵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
不可徂在內宜實籌兵餉以卧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
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
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聞耳

請緊急防守疏

竊照靖南侯黃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有昆
弟之盟傑旣死事疆場決無乘危圖併之理其引兵東下蓋慮
高營兵衆未免乘亂紛紜故移師彈壓耳不然四藩竝建義重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

情深東平侯劉澤清旣爲傑請卹恩請襲爵廣昌伯劉良佐亦
復不約而同豈得功獨無同類之悲同仇之誼乎揚之兵民風
聞傳譌閉門拒守視若讎仇將得功本心無以自明於天下此
嫌釁之所以難消也臣到揚州自當善爲調處惟是目前急著
莫先於守河高兵之所守者歸徐萬一聞報南來兵隨闖渡歸
徐失而三藩之地皆危矣察良佐原有招討河南之任合卽發
兵一旅赴防歸德之河一面催給餉銀以濟遠征之費徐州雖
有副將李成棟而河汛延長五百里非一鎮之兵所能支且各
兵除徐州舊營外餘兵家眷皆在瓜洲聞此亦無固志臣已再

三嚴飭不許一步擅離淮撫管轄全疆必須發兵協防措糧接濟此門戶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邳宿孤懸河上雖以臣標鎮將分發沿河其實整營待戰之兵不應爲分信零星之用卽派防河上前有定議亦斷無渡河而北代主兵守城之理今淮淮撫移會欲撥臣標二千衆代爲守邳是明明置邳於度外矣淮藩撫六萬之兵一百二十萬之餉可僅僅守一淮上乎所當急發主兵據城固守而以臣標之兵爲應援此重地之防急當飛飭者也臣雖奉命駐揚終慮河防不固數日之後卽當北行淮揚重地須人彈壓計爲鎮將兵民所懷服者莫如監臣盧九德高起潛九德見督京營恐無暇隙合令起潛移鎮早息兵爭此根本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除臣一面移文知會外伏祈聖鑒允行

辭加銜疏

案照本年正月內伏蒙聖諭二官告成加臣太保兼兵部尙書進建極殿大學士賜衣一襲一子與尙寶司司丞該臣具有天恩過重等事一疏奉聖旨卿宜猷鞏固誠心擔荷勞苦倍於諸臣朕爲憂慮加恩原酬夙謨卿宜祇受所辭不允欽此又於本年二月內以土寇程繼孔伏誅蒙聖恩晉臣太傅銜廕一子錦

衣五百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二十疋該臣具有職冠本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十四

有成功等事一疎奉旨程繼孔多年巨寇爲患甚大卿運籌
縱允爲功首不必遜辭欽此臣屢拜恩綸益增惶悚計臣受命
而出已十月矣未曾爲皇上殺一賊平一寇恢一寸疆土代一
分焦勞伎倆日窮憂惶欲死巧聖慈眷恤徃往因事推恩如二
宮告成自有經營奏績之人與臣何與至程繼孔多年巨寇爲
臣同官馬士英擒獲獻俘不卽誅而繫獄縱虎出柙貽禍封疆
今忘血戰之首功而錄計殲之微績何以服人况計殲又臣所
未與者乎大臣之廉恥卽天下之風尙一身之辭受關四海之
紀綱大臣虛冒恩賞無以廉法諸臣諸臣虛冒恩賞卽無以廉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五

法衆人筋節濫膺人人覬幸其流弊也不小其爭奪也不息且
以整齊風俗表率綱紀者而身墮其四維又何所持爲我皇上
建威銷萌哉追念先帝受禍之慘臣子不共戴天之仇更何功
之足言總無解於本罪臣是以仰天泣血晝夜伏思仇讐之要
領何以尙存北陵之楸梧何以未掃山東河北之赤子何以慘
罹水火汝雒鄖襄之要害何以尙阻馳驅餉何以愈脔削而庚
癸頻呼兵何以愈召募而戰守日縮薄海之人才何以闕門不
至意外之變故何以逐日環生有一於此愆且積於邱山罪難
窮於擢髮矣容敢受無功之賞屢頒之賚乎頃讀明旨云先帝

斬馮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詩荷安乎臣恭誦再三泣數行下如
仰違天詔安受寵榮豈惟背辭讓之明經喪羞惡之本心展轉
內省魂夢難安此際稍昧良知斷無人理伏懇皇上收回成命
准臣控辭將來戮力危疆勉樹尺寸再承寵命亦未爲遲此時
則斷不敢受耳謹按教忠堂本此疏大畧此從別本錄入記在揚見公祠神牌及墓石俱書建極殿大學士卽公會元家祭文書銜亦然則此或爲當時實錄而教忠堂所收特其節本耳

請飭禁門戶疏

題爲君讐未報天運已周伏乞先治臣罪後責衆效以正春秋
之法亟明討賊之義事嗟乎今乙酉三月十九日矣臣聞去年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

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皇帝仰天長號遶殿環走拊胸頓足
嘆息通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栗
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尙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
講美缺危疆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
地坼天崩之變嗟乎爲臣子者尙忍言哉臣待罪南樞於義應
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竭頂踵戮力行閒生
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可以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
矣經營不爲不久事權不爲不專費餉不爲不多用人不爲不
廣而心腹之憂特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畧闕城

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捫心恨不卽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
讐不復則君不書葬臣不除服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
復仇之臣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誠恐久之則旣
爲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劄則責相尤
嚴於四年七年缺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凜臣謬以心而兼掌
大司馬職者也聖人於宰糾旣降書其名氏今臣敢復列於寇
蒙在天時尙經削其秋冬在師帥敢仍存其爵位所以然者明
大讐一日未討則爲臣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閒今日首先伏誅
以謝天下非臣又誰責乎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爲榜樣一面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七

布明大義宏張天討務期掃蕩氛熾收復神京使天下忠義之
士虩奮勇敢之氣怒生庶驕敵逆寇不至笑中國爲苟安而輕
朝廷爲無人也臣草疏未畢痛不勝遡流窮源因致恨於諸
臣謀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爲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
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源索淵源之計愈巧君子小人之
辨愈淆先儒謂纖私翳胸萬物倒置矣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
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先皇帝后
梓宮安在血嗣安在猶暇爭論閑是閑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
轍在前可爲炯鑒伏願皇上由戒諸臣毋得講門戶之說

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合內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
復讐大義斯爲眞實忠君愛親亦爲眞實愛身家妻子也若此
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爲奸將天道必爲
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自効師久無功疏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拚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
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
左指右拮前寇後跋初則調停諸鎮和同室之戈予繼則躑躅
河上憂三軍之庚癸後且講信修睦貽百姓之壽張夫皇上之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

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支持河上聊以固吾圉也
哉我之大讐在寇不寇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
况敵以討寇之舉渡河而南實與我偪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
之力僕僕徐揚內讐方深外侮曷禦是逆賊終無討滅之日也
大仇一日未復則先皇之英爽 日未甯幽薊一日未復則諸
陵之松楸一日抱恫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替憂
鬱日沈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臣幼
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掩卷
太息聖人不但爲折足者戒其得凶實爲凝鼎者慮其覆餗如

臣者豈止自愧於薄小竟至智力之俱無倘乏自知之明實冀
夜行縱顛趾滅鼻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令
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苟且支延警報少緩後來之彥猶
可力迴覆轍大振同仇以補救於萬一倘烽息再警庸陋如初
倉猝呼援雖有智者莫措其手矣伏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
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警恥立雪仰報先皇臣就
鼎鑊如飴矣

請早定廟算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南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无

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頃報北兵初二日分
爲兩路南指江干所恃以堵禦者一淮爲限耳臣提兵赴泗正
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臣赴廬皖上游
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河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卽
東下而北之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蕩遠近惶駭萬一長淮
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爲禦之不知士茨河
以蒙蔽至此以臣愚議應宿重兵於盱泗臨淮鳳陽壽州控濬
爲守以靖南一旅合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
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伏乞勅下

早定廟算上游果急固不得不先防如尚在遲疑觀望之間則
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爲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容不再
四籌酌也

增
恭謝天恩疏

伏念臣負國已深遭家不造鳴鴉旣爲室家之燬鵲鶴又爲原
野之求臣弟雖九死而幸生百愆其何贖荷蒙皇上念臣之子
身孤立有母尸褻遂許臣弟來京供事不特臣弟無生如有生
臣母亦且非子而猶子矣臣感激涕零吞聲飲溲何以邀此非
望之恩於天高地厚也願臣自念昔膺先帝之重寄已欠一死
於當時復荷皇上之栽培畧無寸長可自効二敵耽視一矢莫
加六月出師半籌未展曾何勞之可念乃闔族之蒙慈匪徒垂
照於覆盆亦且廣孝於錫類臣獨何幸沐此隆施惟有志吞逆
賊未滅則何以家爲義憤捐軀賊在則天朝無日而已

史忠正公集

卷一

奏疏

三

史忠正公集卷二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
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倅德之際忽捧
琬炎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
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輸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一

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
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
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函問遂來地坼天崩山
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
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
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克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
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
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爲
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

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日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柎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二

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於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

朝風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
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朱止歲輸以金縉回紇助
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
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
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
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爲念
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
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三

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讎之誼全始終
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臬逆賊之頭以洩戴天之憤則貴
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
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口
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一
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
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照

鑒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像卷動石揚州梅花嶺祠壁

致某

弟雖庸陋無聞竊願附正人君子之列老鄉翁大名不啻泰山北斗惜兩地相懸無緣親炙左老恩師立朝正色憐士清心行者誦之塗賈者談之市况我輩樞衣絳帷親承知遇者乎頃左世兄對揚北闕吳言腰成楚女將吹乞食之篋數米充饑竟無王孫之飯向之舉債以完官今則刻期而取貸在師母及諸世兄人心熱面豈肯坐負恩錢然千金成擔啓口爲羞我輩必待其如何乞憐然後假道義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星火成仁取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四

義不饒以負吾師者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視爲行路弟已吳名京庠傳單編啓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儀不嫌厚薄至於近鄰郡學鄉翁肯爲生生不窮之義人心義理士林公道戴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臨之矣肅此仰千萬惟炤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拮据無日不以賊爲事而每因棘手之故曠廢居諸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爲甚初於鄆家店札老營設伏於關門冲界上塘撥與賊哨過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伏隨復引去寧

竟僥倖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頭砲擊遂分兩枝一枝尙留黃梅一枝遂入宿境一望平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言守不可與言戰又有如老世兄洞鑿者刻下憂心如灼無計可施擬鼓奮一戰而新鍊之卒僅二千名災淞之四百皆象人也撫臺操臺無兵發到時勢如此付之浩歎承教皆骨月至愛敢不佩服第誰實備兵而令吾民膏於鋒刃捫躬自責萬死莫辭惟束身以聽處分而已賊勢甚衆實實不下數萬人若由石碑走大路勢必取道於桐法已調池陽兵五十名及甯安之二百往戍矣按臺又現在嚴催想不日可到諸凡守吳恃老世兄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五

及諸老先生料理有素耳匆匆漫復不盡

後五公子

世兄自企陵回便當鼓勵諸生速爲善後之計據賊營走回官兵皆稱桐之寨黨從賊者甚多以桐之金帛子女誘令攻城將來定有一番大舉不可想不到也晦日自石碑進兵幸得小捷終不能創之使去柰何柰何光固聲息又急桐之爲桐岌岌乎不可支也今已發兵三百增戍俟太湖之賊有退意卽還顧矣率復不一

致劉允平同年

昨以小函奉候想達尊體矣中秋別後抵六安遠有兵諳之事
蓋因各將家丁零星不成伍下令歸併遂有從中挑之者其爲
首有副將劉邦域之家丁舉事之夜其勢甚克而究竟爲首者
不過數人其餘皆昏夜迫脅實不知情次日追及同黨者隨去
被脅者皆回計走去不過四五十人而南監之疏情形迥異不
知風傳之譌何遂至此舒城之戰淮兵札營不動其追殺四十
里皆皖兵也一戰之後賊不敢留亦庶幾資其一臂矣昨者朱
公祖塘報謂犯瓦埠二百人係是叛兵實無此事恃老年臺至
愛乃敢布聞亦以見任事之難也萬祈秘密弟因河南有復返
之報暫駐六安今已遠去的於二十一日北行矣臨歧悵戀如
何可言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弟某自去臘二十四日督兵北行今前鋒將抵沔而弟尚在滕
縣其遲遲之故因各撫俱奉旨止回而寇復耽耽門庭不得不
從容候旨以便回顧也東省經難後亂兵士賊到處橫行不成
世界敵標之兵幸守紀律到處有壺漿相迎光景祇恨來遲不
能建寸功以報聖恩耳聞張鍾老關門死難令人涕零盧九老
身先將士竟死於陣國家失此棟梁悲憤累日不能自己近日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六

在版中不見姚永老不知何故邸報兩月不見都門事一切茫然今以奏銷勦餉之便敬訊臺社附有懇者軍前監紀初薦歸德顏二守未果今擬川雄縣令張秉禮聞此人乃總兵張安之子做官有清名而家計饒裕常養壯馬健丁且於去歲春開竭力濟軍有勦賊之志若得此人可助一臂因近畿州縣方慎遴選恐又爲部覆所格祈懇玉成之奏銷疏發於十二月八日因承差被虜逃回今再遣去故仍前月日也晉生親翁孫北海父母均乞叱名致意

致金楚畹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七

治某因寇遁河南於去臘二十四日督兵北援業已小函報聞矣茲抵睢陽聞山左之陷已及鄒滕勢不得不渡河而北也從此日遠旌旄不勝悵慕

與湯公祖

治生行次壽春連接邸報有敵兵出口之說擬馳至蒙城吳疏同蓼而以千金之餉解濟京需何等穩密乃濡遲不決直抵彭城川兵倡言不肯渡河沙中偶語譁迹已彰而該將不察也於初九夜二鼓忽發火數把得李中和輩鎖住各兵旋札營不動火勢延灼遂燼河干草棚四百開今已得首惡三人正法治生

進退狼狽苦不可言昨得老公祖札諭卽擬旋師因有此舉反
覺不便祇得渡河而北矣乞老公祖措解餉銀三千貯彭城以
俟若鄒滕間可以得旨庶還軍有名耳萬惟留神又聞豫兵大
譁許州降丁內叛已不保矣豈氣數到此人力不可挽耶可爲
浩歎

與李餘我

川兵妄逞以嚴法懲之幸已帖然渡河矣忽接邸報內見朱公
祖入衛之疏奉有已有旨委道入衛之旨而洪亨九老師與左
總鎮皆屢旨催之入衛則治某此行非敵出口恐無還軍之理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八

也敬有瀆者徐河廳同知張俊英敝鄉人也舊爲西安僚友相
與莫逆其才品膽氣卓爾不羣向爲惡瑞所糾今以備河著績
考滿在邇崑望栽培又州同劉兆東爲治某社友一塵無染百
瘁不辭雖么麼下吏而志期甚遠統乞祖臺於復命時賜之薦
剡實足爲良吏勸非敢阿私幸俯原冒昧之罪

復劉允平同年

南舒小捷差壯軍聲然猶未能滿志捷後正遇邸報久斷又老
親困住天津城中日夕憂惶眠食俱廢於寇退之後整旅北行
塗次得家信老親仰藉宏庇已於仲冬廿五抵舍矣惟敵騎不

返今又漸逼鄒滕皖兵苦卑恐不能渡河而北也愁緒如蝟莫
知所裁唯陽道中捧讀臺翰所諭敘捷左優以鼓敵愾弟固知
之第自反以恩逾格糜餉且多小捷飾誇實所未敢若今番三
戰皆捷而寇則一去不留將士之功自是難拚業爲備悉入告
矣地方蝗旱之後又值寇氛冬盡春初困乏實甚弟已設處賑
給行於六合霍山而皖屬尙未能及爲郡邑長吏當此之際莫
爲省憂可畏容弟急商救濟之方仰副德意佈復不備

復傅鶴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閒可議樞曹一席滿擬首推不意僅得比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九

部方令人悵歎不已乃未幾呈衛議以如此遷轉而誣爲賄得
眞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卒無柰當事瞻顧莫爲平反惟
付之舉世公論而已治生辦寇入援日在勞攘未遑遣候疎節
爲慚聊代薄程以將遠念依臺駕卜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瞻
馳

與楊某

老年臺手翰所諭云云眞可怪事然翻刻逆案亦覺可省弟前
見左三哥亦曾婉言規之令其晦迹讀書諸兄頗以爲是不意
果以此致讎家之怒至於不可解也弟聞楚中各弁深服老年

臺寬大得體覺弟事事苛細徒自苦耳但此時收攬豪傑禮貌不妨稍優而寬大自有應嚴覈處弟偶有所聞不敢不效他山之石也特在骨月乃敢爾爾惟我年臺諒之

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閱人頗多求將甚切而忠義性生膽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饑渴無奈徐障江淮較皖尤重又虞當事夙倚以此開嫌幾欲別有借重而躊躇未果聞揆樞夾袋久已首推不佞惟順風一呼以快帥壇之早建而已衝邊戰將出於麾下者甚多此時有置之閒散未展大用者不問官職崇卑乞大將軍撥允指示求以共濟時艱所甚快也今日充報何如附求賜教

復徽州紳士

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逆者賊亦冒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豺虎屬目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嗷嗷若此何以爲地

綱繆計耶所諭撤心識之方亢率復伏乞鑒原

與金正希

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巔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虜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十一

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况紆塗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何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臺翰則此語又似爲募兵官之故爲裝點也臺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甯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旣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卽未必悔苟不禦而卽悔則亦必不禦而以悔之置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臺身居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

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
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
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弟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

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

欲言附錄金忠節公聲癸未與史大司馬書老公祖年臺以一

方駐淮上而天下之重華夏蠻夷共震威名薄海內外罔不具瞻

特簡南樞大江以南以為如重開天塹而築萬里長城於其上

也山谷諠傳歌聲如雷一日而徧滿天南半壁而何况新安

安之事前已備陳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

實見以為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參疏而愈有以確明

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參所失之兵惟監紀李章玉所報劉

謝姜李之兵更無別兵而所據以必參徽祁者止據唐太守三

月二十五日申發報劉謝姜李由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談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十二

以為其兵已入徽境而心不任地方之憂且震懼於鳳督之威
者亦應口唯唯不敢異同而初不察此兵已殲於樂而此四將
一死於樂三禁於樂則其未入婺甚明而何况西路之祁與婺
路風馬牛不相及乎入祁之寇其報文曰沐國公絕不稱鳳督
至於各賊到祁則居然自命初無所諱而郡人先見婺路將入
因以決祁路之非兵以兩路容有并作賊之事而必無兩路皆
是兵之理一是一非則發路之稱鳳督者為是而祁路之不稱
鳳督者斷乎其非也蓋監紀李章玉初與劉昭珽等同行中道
忽分一校由鄱陽浮梁入祁將復何說老公祖固不難呼昭珽
而一問之大抵四方奸宄圖徽之日久矣故兵入而賊亦與之
俱入不謂其兵以三月二十六日開費於樂平而入祁之賊亦
即三月二十八日見堵於祁門兩地不惟隔府且隔省直又相
去且六百餘里而三日之內不期而為人力而在此真欲佇徽以
棋衛陪京者耶在江右初未嘗以為人力而在此真欲佇徽以
為人尤至當日情事不孝雖未能親入祁而以二十九日陸
得報蓋自二十三日之朝至暮自祁東塔兒頭轉鬪而至祁
下凡三十里不下數十合初非有居民敢相率追上祁城

攻之也是日黎明賊兵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殺數十人以為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州激奮死遂殺鬪至神耳而巧為之說曰誘其拋戈投甲入祠乘夜而火之老公祖試問鳳督疏中所據材官萬民安承差鄧天卿所賜一段與俗所傳水滸西遊諸小說何異方取樂平員將現禁獄者皆可飛移為神門生擒且云其人在神門城上視見明白最為確則其他又何所不可裝點不考當日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不誘可不吳論而終不忍以百姓當日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力抹於誘之一字亦終不可以無辨故為老年臺始終白之臨書馳切

復左武康

慟哭先帝瀝盡心血卒瘞數月甫戢兵民而北騎紛紛南下河干露宿餐寢俱忘苦不堪為知己述也時事敗壞一至於此接手教知為政靖安家國不負獨老師叔之誣大為於邑然此案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十三

借題泄忿貪令止議罰贖卽加以庇貪之名其為滅等可知一避不免借人口實矣蓋庇之一字代人受罰而避則涉藐旨世兄在事無可媒孽人卽善譖何以加諸愚意帥叔不妨出質痛言借題傾陷之故卽至重擬而澠淄別白自難泯一世公心千秋定論世兄但期潔已靖共靜俟公道之自定避與遷皆非隱著也至不佞軍前題用尤為不便苟可用力正不敢奉越視也佳惠附璧亦遠嫌之意

復孫魯山

弟某督兵北援徘徊中道倏進倏退空受艱辛敵寇兩耽徒獲

故事言之汗顏今已回信 冠矣特此奉聞承諭考事某堂弟
可程少而孤長而貧攻苦窮年秋闈屢蹶憶先伯以屢中備卷
抑鬱早亡今舍弟年踰三旬有志未展故弟惓惓念之考期在
卽儻文字堪錄俾得食餼於庠則拜德無量若胞弟可模學旣
未充年亦未長考之利否應聽自然弟與模均不敢萌僥倖之
想惟老父母相炤決不敢辱鼎言之及也

致給諫倪某

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恢復大局可惟
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砥礪
史忠正公集 卷二 書
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

十四

與雲開諸紳

天禍家國逆闖橫行豫楚晉秦所在淪喪陵寢肆其蹂躪黔黎
聽其凋殘用厯聖憂垂二十載近者鳴張北向犯闕無疑法也
聞之五內震裂夫西平許國卽懷內刃之思太真忘軀遂灑登
舟之涕法雖迂疎淺陋未敢遠附古人而國難方殷何敢或後
頃者誓師秣馬以鼓勤王而坐乏軍需點金無術徬徨中夜泣
下霑衣且聞同仇者臣子之心急公者烈士之義獻牛十二賈
人之氣猶雄指粟一困朋友之交以篤矧夫冠裳大雅正念在

君君辱臣死於斯尤甚伏見諸台臺勵捐靡之素志負報國之孤忠雖潔身修行或有心難自效而毀家佐難亦大義所不辭儻邀慷慨之懷爰下芻蕘之賜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增
答吳德堅

節孝之門自應昌大况門下文名藉甚自必卓有建立以無愧明發之懷若不孝則積罪深矣莫之能贖惟讀書野處稍盡烏

私此外非所敢問也辱教惓惓率謝不盡謹案德堅桐城人母姚氏早孀流寇擾桐

避亂於潛山之龍灣德堅得脫母爲賊所執罵不絕口遂死刃下史公適撫皖上其事得旌公丁艱去德堅謝以書公答書云云其手蹟今尙存吳氏本朝相國張文端公英有跋紀其事附姚姬傳先生彙跋史閣部書後彙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

史忠正公集卷二

書

五

神宗時清吏具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璽玉公今侍御廣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後之書藏於吳氏今得御持以見示雖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敬感交至因題其後云爾

史忠正公集卷三終

維揚史氏後裔原刊
楚醴景萊書室校刊

家書

家書一

信緊急未知何時可
到又未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堅固
否每一念及不禁涕
零惟願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男為念昨
者賊犯六安我兵三
戰三捷自此軍聲大振可保地方無事矣
連日凶邊情緊急撥
於數日提兵入援儻就膝下則萬幸也如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一

敵騎不退俟春融冰
泮仍乞父親母親泛權南來再圖北上乃
萬全之計也恐可模
不諳事體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塗疎虞
悔之何及男事情迫
切不敢不直言之

家書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
一次付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聞敵兵漸
漸南來未知父親母
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可安甯無事否
日日懸念寢食不甯
如敵兵不退俟至春閒仍坐船回南為是
萬不可冒險而行全
在夫人主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六安已
被殺敗我身體壯健
不必挂懷今欲提兵到京如塗中得一招

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惜有一死自膏不辱
辱也事到如此無可奈何痛甚痛甚

家書三

初聞父親母親駐天津憂懼之甚及承差劉應魁到據稱城堅
可守始略放心然終不能釋懷也茲於二十五日遇承差汪思
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
病體尙未入痊恐萬家之後不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憂
惱乞父親凡事寬解男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
境內一毫無犯若於臘盡春初再爲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
願畢矣聞母親亦時多忘不知近日何如尹大舅聞在蕪湖今
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疋乃母親吩咐買寄
者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魁寄去些須恐不
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客男陸續補還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
慎也

家書四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
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
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箇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

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著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
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
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
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婆箇意 箇意太爺病體看
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得往返
奔波千思萬想祇願夫人作箇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
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見時 爲我致意

家書五

聞吾弟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 抵京誠爲幸事吾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三

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近京與山左告急兵力寡弱勢
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
桂欲寄盤費恐塗次差池祇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
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畱之爲是也考期場事
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進取爲志嫂子女來須在敵退後或
待之秋閒一同前來亦可母親素多憂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
藥萬不可悞記之記之江醫如思家令資奏承差有便馬帶來
量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酬之可也

家書六

男屢次稟懇道塗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差承
差劉應魁賞稟前去聞爲亂阻又未知何日可到男領兵八
已於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睢縣矣京已斷月餘忽得

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六本內提塘稟稱父親病已
全愈男不勝忻躍恐春起脾虛更難調治母身體想亦萬安
乘此春月當爲可憫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塗開難行前
令承差丁應揚寄銀三十兩爲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
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
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爲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四

念

家書七

自聞信卽擬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間流寇東犯勢甚洶湧祇得
先以辦賊爲急今幸三捷之後賊遁境外始以二千餘督之北
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遑憂憤之極連日始有報到尙
是冬至前光景不知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
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倘藉宗社之福敵早出口則後會
尙自可期然遭此亂時骨肉星散眞令人一日九迴腸也前寄
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孀母一兩奉

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
晚到家卽寄一信以免懸念

家書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專守候扶持不可饑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畱心畱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祇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五

要求公姑歡喜讓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真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畱心畱心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著餓不著就是日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川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箇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

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不逼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

用夫人可將舊班衣服或當或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

命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八九事勸教他儘讓此第

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病體如難得緊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

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

可於驛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

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

身子頗健并無疾病不必挂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

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著做官

史忠正公集卷三 家書

徒受清苦甯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

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細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開盤

費銀二十兩俱望查收附錄汪有典史八夫人傳八夫人者姓

公第可某之妻也可某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

夫人居金陵浙人厲紹伯者嘗八人文忠幕軀貌類文忠言文忠

名集亡命數百人破蕪縣破無共安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

忠名眾莫辨召三夫人識認片旅往討賊金陵遼宮聶三婿少

為眾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人遣婢扣之不聽聶之又不聽

擊某斃八夫人強為委禽八夫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謹

一髮鬢一耳一鼻也血淋漓

案公第可某即可換也公寄

夫人之妹傳中事實核與本

謚文忠而史致粹序公遺

忠義則未知前明史忠正公

家書九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
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卻以
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
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
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
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
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卽議代者速催受事庶兄得早回家
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俱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吾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七

弟完姻後卽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
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
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礙恐有不虞也家
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
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家書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稟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惶後江醫
又稱漸愈恐是借此寬慰男心近日春起脾虛益費調理未知
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爲主恐家閒無人事奉男

精切懸念又母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
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看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模
事既完心願已畢卽家開清苦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
參將孔登科已題安慶參將員缺今渠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
母親南來卽令本將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非船不
行又可模婚事初完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揭榜後此在父
母主裁男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去銀五十金又銀盃一
隻父親驗收若急於南來缺少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閒
則男於七月閒差官帶船迎接惟候信到卽遣之行祖父行狀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八

附寄清明在卽似應卽勒之石也

家書十一

屢得家書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
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平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
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
凡事教導他儘讓他祇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
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
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
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

其驟後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
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閒還白水路南來我
當於六月閒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
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
人離不得卽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
少卽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
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
家開門戶要謹慎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
五孀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九

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
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
五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尙未回話可向太太寬
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
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家書十二

長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
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費
聖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木

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
行尙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
有四百三十金公費數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
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尙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
公費捐以充餉道塗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驢市衝衝房價
無力辦此當急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
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參將缺今渠
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卽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數
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頗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
費百金卽求大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
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卽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
書到卽行嫂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諫勸之外胡吉雲年兄有手
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尙穉學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
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
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倦倦家開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
去五十金及盃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卽可與叔父
大兄三弟共商卽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
字并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十一

家書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尙如舊母親平安不勝忻慰
惟弟新昏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聞中若無可望
正不如待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
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辭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
痛甚發去三金給以餬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
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
迎也

家書十四

史忠正公集

卷三

家書

十一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
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兄於三
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遁
地方晏然惟念父親病體不知近
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
男在汪承差處當卽護送回家也
前寄去墓誌內有篆額書丹
官銜查書丹應在前當用劉年兄
銜篆額用湯公祖銜如已刻
就不妨改鐫嫂孀子處卽以此字示
之三五日後差人上本再當
寫書也

遺書

遺書一

取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

以愷日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之語
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遺書二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 現在宦塗一十八年 諸苦備嘗不
能有益於朝廷 徒致曠遠於 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
間 今以死殉誠不足贖罪望 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 兒在九
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 見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 四月
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遺書三

史忠正公集

卷三

遺書

十一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 當於泉下相候也 四月十九日可
法手書

遺書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 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日夕不
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 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誓
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 德威爲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爲諸
姪一輩也切勿負此言 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遺書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誓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

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遺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萬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二十一日遺書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太爺三哥大家照管照兒好友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史忠正公集

卷三

遺書

十三

旨摹勒揚州梅花嶺祠壁

史忠正公集卷三終



